



三公孙

曾 煒等著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面共有两个話剧。“三公孙”是写某农业社主任有右傾保守思想，在訂生产計劃时，借口缺乏肥料，不愿扩大冬耕面积，也不相信海泥可以做肥料，他这种思想却遭到父亲和兒子的反对，后来，县委書記終于用事实說服、批判了他。“鹽”是描写解放战争期間，南方某游击区附近的一个国民党統治下的小山村的地下党組織如何領導党员和群众与敌人作斗争，并在敌人严密的封鎖下，以食鹽等支援山上的游击队。这个剧本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比較动人的情节，反映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复杂与艰苦，也表现了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誠和群众对革命的热情。

目 录

三公孙	會 燁 (1)
鹽	辛 耘 (28)

三公孙

會 煒

時間 1957年冬。

地点 广东某农村。

人物 黄义忠——六十岁，农业社社員。

黄自高——三十七岁，义忠子，农业社主任。

黄杰才——十七岁，义忠孙，高小毕业生。

李 波——四十余岁，县委書記。

馮 坤——三十余岁，农业社干部。

記 者——二十余岁。

背景 义忠家門前的空地。出現在舞台右方的是义忠家的正門。

这是一間用泥磚建成的房子，不很漂亮。屋檐下挂着晒干了黃豆莢、番薯藤等等，地上放滿农具、禾草。台左有一荔枝树，树下有石凳，凳旁放有一件用木造的、类似天秤的模型，这和台中安放的飯桌櫬起来显得均匀。这是靠近南海岸边的村落，在舞台上就可以看到外面汪洋一片。

幕启 黄昏时分，晚霞映照。場內空无一人。

〔片刻，黄义忠气冲冲上，馮坤跟在后面。〕

义忠 （余怒未息）别老跟着我，你是懂得我脾气的。

馮坤 （委婉地）嗯，有事慢慢說吧。

义忠 我已經說到唇干舌爛了，可你們呢？哼，我很想問一下，社是你們社委的，还是……

馮坤 当然是社員的。

义忠 那为什么不听听代表的意見？开代表会要来干什么的？

馮坤 嗯，义忠叔，你别动气。好了，好了，还是先回去——

义忠 不。

馮坤 那成什么話？會議還沒散，你就走了，这……

义忠 哼，要是你們再不改变作风，我們还要提出改选社委会。（匆匆进屋内）

馮坤 （泄气地）唉，真是！

〔自高匆匆上。〕

馮坤 （一怔）怎么你也回来啦？

自高 （气极）會議散了。

馮坤 怎么？这……

自高 这有什么办法？（指屋内）他一走，就有一批人跟着走，大家都哄起来了，會議还能开下去！

馮坤 那現在怎么办？

自高 （苦笑）誰曉得！唉，我这个模范社主任讓他（指室内）来当好了。

馮坤 真是千古奇聞！俗語說：打虎不離亲兄弟，上陣不離父子兵。哼，（笑）現在你們父子俩在生产戰場上却首先打起来了。

自高 有什么办法！他帶头反对。

馮坤 也难怪，一个是模范社主任，一个是老革命，老英雄！半斤八兩。

自高 別說了。

馮坤 那今晚的会还开不开？

自高 再看看吧!

馮坤 那么，我們的計劃……

自高 昨天已經報上去了，不能改；他們的計劃實在是冒进的。我是个社主任，一百多家人的吃飯穿衣我要負責。

馮坤 对，我也这样想。不过，我們是不是可以折衷一下，稍为增加一点点，这样不是豆腐刀，两边光嗎？

自高 （沉思片刻）要是大家不再吵，再扩大冬种五十亩还可以接受，但上級必須再撥一千斤化学肥。

馮坤 对，我完全同意。

自高 那你就立刻打電話向上补报吧。

馮坤 不，还是代表会通过以后再报吧，不然又說我們不走群众路綫了。

自高 你別太多顧慮，难道芝麻大的事也要通过代表会？明天再跟他們說清楚就是了。

馮坤 好，我馬上去。（匆匆下）

〔自高来回踱着，不知干什么，忽然看見模型，趨前，把模型拿起來。〕

自高 （看了一会）干什么的？（欲撻下）

义忠 （上，見狀，連忙制止）別動！

自高 （无可奈何放下）胡搞。

义忠 这是你兒子花了几个晚上搞出来的。

自高 （不悅）我說呀，做爷爷的也該管管孫兒。

义忠 他很好，天天出勤。

自高 可就是不顧家。每天晚上尽是跳来跳去。

义忠 他們自学小組有活动，他有他的自由。

自高 可他今年才十七岁。

义忠 他比三十七岁的人还进步。

自高 (知道話里有話)你是說,我落后了?

义忠 你自己明白。

自高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袒护他。

义忠 你應該明白,他自小就沒有母亲,爸爸又是个忙人。

自高 这是为了公家事。大家也曉得的,我一天忙到晚,連一頓安樂飯也沒得吃。

义忠 活該!

自高 什么?

义忠 沒什麼。这是吃力不討好,不管你忙得怎么样也白費。

自高 难道我为大家干了那么多事,难道現在为大家訂生产計劃,改善他們生活也是白費?

义忠 他們不滿意,他們想的比你們多。

自高 我不准备在家里跟你談公事。

义忠 不管在家里还是公众地方,說到底我还是反对你們的,大家也反对。

自高 我真沒法說服你們。

义忠 那你就想办法說服吧!

自高 老是說我們保守,哼,你別太瞧不起人!

义忠 那你就讓我瞧得起你吧!

自高 难道只有你們才曉得,我就不知道現在要搞起生产大高潮?

义忠 你自己心里才明白。有些人口里說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樣!

自高 由你怎样猜吧。

义忠 我是看事实。

自高 事实不是很清楚了？今天我在代表会上已把计划宣布过了，今年冬种扩大一百亩，比去年增加一倍，预计比去年增加收入12.59%。

义忠 （笑）还有，积肥——

自高 是，来个大规模的积肥运动，全村搞一次大清洁，把垃圾全部作肥料——

义忠 建猪舍——

自高 对，建猪舍，建牛舍——

义忠 把全部肥料集中起来，搞一个生产大高潮，对吗？——
哈哈，我也能念出来了，记忆不坏吧！

自高 你知道就好了。

义忠 全知道。

自高 我还怕这计划冒进呢！

义忠 在你来说是冒进，可我们看来，这是个乌龟计划。要是这样，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也不保险能超过以前富裕中农的水平。

自高 你要明白，省委说三年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是指全省来说的——

义忠 你说得对，这是指全省来说的，有些地方就不用三年，如果你照我们的计划，我们社明年就能超过。

自高 可我们这地方——

义忠 我们这地方就很好。（对着海洋）你看，我们面前就是海，海，你晓得海里有多少东西吗？

自高 我已經听你說过許多次了，你是說在海里取肥。
义忠 是的，我們早就对你說了，以前你还可以推，可这回你們非接受不行。省委号召我們三年內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在我們这兒就只得从海里打算盤，立刻把海肥挖上来，全部田种上小麦、杂粮，改良土壤。

自高 （不耐煩）別說了，我已經听膩了，难道我沒有腦袋嗎？你該明白，海是咸的，海泥用得着嗎？万一失敗了誰負責？

义忠 我們大家負責。

自高 我可不能做群众尾巴，將來要处分我受不了。

义忠 所以你就宁愿做烏龟。

自高 你說什么也可以。哼，你想得太簡單了，你可知道，下海取泥不是容易的，一天能取几担？

义忠 我們可以想办法。

自高 不管怎么样，你們的計劃是办不到的，冒进！

义忠 不管怎么样，我們的計劃是办得到的，你就是右傾保守。

自高 （生气）爸爸，你——

义忠 你要听听群众的意見——

〔此刻，馮坤喜气洋洋上。〕

馮坤 自高，自高，好消息，好消息。

自高 什么好消息？

馮坤 剛才我向区会报，区委書記說县委書記一点鐘以前已經出发来我們社了。

自高 （高兴地）什么？張書記来嗎？（笑）哎，太好了，太

好了。

馮坤 是呀，太好了。張書記在这里搞土改，对这里的情况頂熟悉，你又是他的根子，他对你最了解，最信任，这回——

自高 (笑)是呀，这回我的右傾保守的帽子該摘下来了。

(看看义忠)好吧，就讓县委書記来評評理吧！

义忠 不管是县委書記，还是省委書記，反正我們要反对你們的烏龟計劃。

自高 好吧，那就等着瞧吧！

馮坤 好了，我該走了，还得准备一些材料哩！

自高 对，你立刻准备材料，讓張書記来的时候跟他好好談个清楚。

馮坤 好的。(下)

自高 (深深呼吸一下)好了，現在滿天都光亮了。

(此刻，杰才扛着鋤头高兴地上。

杰才 爷爷，爷爷。(見父在，停步，立刻庄重起来)爸爸。

自高 別老是跳来跳去，你年紀不小了，該管管家。

杰才 我只是参加自学小組活动。我們毕业的时候，校長对我們說过：劳动不忘学习。

自高 算了，你还不死心，还想考中学？

杰才 不，我想考大学。

自高 什么？

杰才 我說，我將來要考农业业余大学。

自高 胡思乱想。

义忠 有志气。

自高 不可能。

义忠 完全可能。

自高 唉，这还成个家吗？我在家里好象没有位置。

义忠 有，还有一个床位，一双碗筷。

杰才 (天真地)是呀，我们只是思想不统一——

自高 (发怒)小孩子，你懂什么？连爸爸也教训起来啦！

义忠 你该明白，在社里，你可以下命令，在这里，还是我当家，我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你的。

自高 (难为情，欲下，复回)杰才，今晚多煮一个人饭，把东房的床位弄好。

杰才 干什么？

自高 张书记等一会来。(匆匆下)

义忠 哼，真是官僚！

杰才 右倾！

义忠 保守！

[两人相视而笑。]

杰才 爷爷，刚才你跟他吵了？

义忠 吵了。

杰才 不接受？

义忠 不接受。

杰才 那怎么办？

义忠 有办法，等一会张书记来，我就跟他说，再不然，我们就写信到上级。……对了，刚才你那么高兴跑回来干什么？

杰才 有事。

义忠 什么事？

杰才 爷爷，我們几个同学想明天到县城——

义忠 干什么？回学校玩玩？

杰才 不。

义忠 买东西？

杰才 不。

义忠 那到底为什么？

杰才 这是个秘密。

义忠 （笑）秘密？

杰才 是秘密。

义忠 秘密也可以告訴我呀！

杰才 也好，可你千万別告訴人家。

义忠 一定。

杰才 爷爷，你也該知道了，中央頒布了农业发展綱要，我們也該来个大生产高潮呀！

义忠 是呀！

杰才 我們去就是为了这个。

义忠 为了这个？

杰才 是。我們准备到县农业局技术科，找化驗員帮忙。

义忠 化驗什么？

杰才 我們准备化驗这里的土壤，訂出整个改良土壤的計劃。

义忠 （喜悦）那很好。要是化驗成功，看他們还有什么話說！

杰才 还有，我們还請教他們技术員，看在这里能种些什么杂粮。

义忠 好呀！

杰才 如果我們所有計劃都証明是正确的，那我們今年的冬种就不是他們社干部說的增加一百亩，而是不留一亩空地过冬了。

义忠 好极了，好极了，你想的跟爷爷一样。

杰才 如果我們所有計劃都可以实行，那我們明年就能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义忠 对，我們不該象烏龟一样爬行，而是要坐飞机。

杰才 那么說，爷爷，你是准我去啦！

义忠 （笑）难道爷爷也象你爸爸一样——

杰才 保守，右傾！

义忠 （笑）对，爷爷不是这号人。

杰才 （伏在爷爷身上）爷爷，你真是我的好爷爷。

义忠 （撫慰杰才）你是我的好孙子。

杰才 （突然認真地）不过，你先別告訴爸爸。

义忠 对，不告訴他。

杰才 那他問起来怎么办？

义忠 有我，我說你到同学家里住就行了。

杰才 你不怕他說你包庇我？

义忠 管他。

杰才 （高兴得跳起来）爷爷，你太好了。

义忠 不，你先別太高兴。

杰才 为什么？

义忠 我有点担心。

杰才 担心什么？

义忠 我担心，万一化驗失敗。

杰才 不会。

义忠 我說是万一。

杰才 那会怎样？

义忠 我怕你丧气。

杰才 (笑)嘻嘻，爷爷，你小看我們了，你可知道，我是——

义忠 共青团員。

杰才 对，共青团員，失敗了，再爬上来。

义忠 真的？

杰才 不假。

义忠 (伸出手)一言为定。

杰才 (握手)一言为定。

[两人大笑。

义忠 哎，現在我們那象两公孙？

杰才 是呀，我們是同志。

义忠 是；我們在公事上是平輩，沒有架子的。

杰才 对，沒有象爸爸那样，老是板起臉孔。

义忠 以后也該这样。

杰才 对，永远。

义忠 好了，晚了，你去燒飯，我弄床位，我們分工合作，等一会县委書記就来。

杰才 是。(下)

[义忠在场內撿拾东西，把农具弄整齐。片刻，县委書記李波背着行李上。

李波 請問，你們的社主任黃自高在家嗎？

义忠 不在。你是……

李波 (觉得义忠很熟脸，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你是……

义忠 (也盯着李波)这位同志，好象……

李波 我們好象認識的……(沉思)

义忠 是呀，好象在什么地方……(沉思)

李波 (突然惊醒，立刻趋前搭住义忠)对，你是黃隊長!

义忠 (惊喜，伸手紧握李波)对，你是李政委!

李波 是呀!我的老战友!

义忠 哎唷，差点忘了，我的老朋友!

李波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

义忠 我也想不到。

李波 時間过得多快呀，眨眼就八年多了。

义忠 是呀!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解放。

李波 是的，那时候，南下大軍正渡过長江，直下华南。

[两人沉醉在过去的美丽回忆中]

义忠 当时你是三团的政委。

李波 你是支前大队的担架隊長。

义忠 在南柯山一仗，你們打得頂呱呱。

李波 那天晚上，你受伤了。

义忠 是的，我很感謝你的亲自照料。要是沒有你，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了。

李波 要是沒有你們支持，我們也打不了胜仗。

义忠 这些日子里，我多么想見見你呀!

李波 我也是，可惜后来丢了你的地址。

义忠 可是現在我們不是又見面啦!

李波 是呀，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哦，对了，你手上的伤

怎么样了？

义忠 （捋起衣袖）你看，好了，解放后在广州取出了子弹，现在一样能下地。

李波 真是老当益壮。

义忠 不，老了，不中用了。哎唷，我们尽是说话，快坐下来，坐下来。（倒茶）

李波 客气什么呢！（喝茶）

义忠 多年不见了，这几年，你干些什么？

李波 1952年我转了业，在地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

义忠 以后？

李波 以后，就当了地委组织部长。

义忠 现在还是——

李波 不，最近放下了。

义忠 下放？下放到哪？

李波 就是这个县。

义忠 那么你……

李波 以前的张书记已调去学习，现在由我当第一书记。

义忠 （高兴地）那好呀，好呀！这回你是下来检查我们社的工作的？

李波 为什么你这样高兴？

义忠 不要急，以后你明白。

李波 好。对了，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

义忠 不用说了！

李波 怎么？

义忠 土改，不用说了，我们是试点，一下间就把地主阶级打

垮了。

李波 当然，这里是老区。

义忠 合作化，我們还是全县的先行点，1954年底就全村合作化了。

李波 这是應該的，这里的群众觉悟高。

义忠 可是，以后就别說了，丢人！

李波 为什么？

义忠 你还記得嗎？那天晚上我們分別的时候，你对我說些什么？

李波 我說，以后好好干，將来的天下就是我們人民的。

义忠 对，你还說：你們快翻身啦，再不会受苦受难，將来的日子是美呀。

李波 是的，我說过。

义忠 可是，你看，你看我的房子，还是泥的！我們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可就是生活改善得慢，比近乡还慢。

李波 什么原因？

义忠 就是那些社干部船头慌鬼，船尾怕贼，右傾保守！

李波 怎么不提意見？

义忠 他們不听。

李波 你是說，干部脱离群众？

义忠 对，就是他們，首先是社主任。

李波 黄自高嗎？

义忠 是，我的兒子。

李波 （一怔）黄自高就是你的兒子？

义忠 是嘛，你說痛心不痛心，唉！

李波（忽有所悟）哦，我明白了。

义忠 你明白什么？

李波（热情地）老战友，你不愧是老英雄！

义忠 別說了，沒臉見朋友啦！

李波 不，你还是一馬当先的老英雄。

义忠 別开玩笑，我宁愿今天晚上杀雞請你吃一頓。

李波 不，我这回来，就是要听你的計劃的。

义忠 我的計劃？我有什么計劃？

李波 有，（指着海洋）看，海，海洋，向海洋进军！

义忠 向海洋进军？（沉思一会）哦，你是說在海里取肥？

李波 是，一点不假。

义忠 你怎么曉得我……？

李波 当然不是你的兒子报告的。

义忠 那誰告訴你的？

李波 有一个人写信到县委，說你會建議在海里挖肥料，說社干部不接受，請县委派人来調查——当时，我还没有想到黄义忠就是我的老战友，現在，我就来听你的計劃啦！

义忠（不知所措）这，这……这有什么可說？

李波 你就把你想的說出来吧！

义忠 这也不能算什么計劃呀！

李波 隨便說。

义忠 是这样的……（两人靠在一起，面对海洋）你看，这个海，表面看来就是一片汪洋，什么也沒有。可是，在里面，就有許多宝。